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三下

盡心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已說於上篇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
歸矣天下有能若文王者仁人呼復歸之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
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
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
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爲畜產之本也所

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
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
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
之謂也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疏孟子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餒乏二老聞之歸身自己所謂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之類者也孟子曰伯夷辟紂至此之謂也已說於上篇矣此以大同小異更不復說焉然其類亦孔子所云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此亦類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

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易治也疇一井

也庶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勝用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

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

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水火能生

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而何有不仁者也

疏

孟子至者乎。正義曰此章言教民之道

富而節用蓄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至不可勝用也孟子言如使在下者易治其田疇而不難耕作則地無遺其利又在上者又薄其賦斂而無橫賦則民皆可令其賦足也又食之以時而其用不屈用之以禮而其欲不窮則財用有餘而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能生活至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又言人民非得其水火則不能生活然而昏暮之時有敵人之門戶而求之水火無不與之者以其水火至多矣聖人如能治其天下使民有其菽粟亦如水火之多則民人孰不以有餘而補其不足而爲仁者乎故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此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者也。注疇一井也。正義曰說文云爲耕治之田也不知一井何據

孟子曰孔子登

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

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所覽者大意大觀小者志小也

觀

水有術必觀其瀾

瀾水中大波也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

焉

容光小卻也言大明照幽微也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

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行以喻

君子之學必至成章乃仕進者也

疏

孟子至不達正義曰此章言弘也明者無不照包聖道者成其仁也孟子

曰孔子登東山至難爲言者孟子言孔子登魯國之東山而所覽者大故小其魯國以魯國莫大於東山也登太山而能小其天下亦所覽者大而天下亦莫大也於大山也如此故觀之於海者難爲水也以其水所同歸於海者也是以海爲百谷王遊聖人之門者難爲言以其道之所同出又同歸於此者也楊子云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如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亦與此同意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者孟子又言人之觀於水以其有術也有術者所謂觀水必觀其波瀾是爲能觀水者也云此者以其人之觀書亦若是也言觀書亦當觀其五經而已矣五經所以載聖人之大道者也日月有明容光

必照焉者又言日月之有明凡於幾隙但有容其光者則必照之亦若道之在天下無往而不在也流水之爲物也不盈利不行至不成章不達者又言流水爲物所流過於科坎不盈滿其科坎則不流進而行也如君子之學志在於道也不成章則不達而進仕以其君子於道至於成章則充實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爲美之至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水爲之喻焉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

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跖盜跖也跖舜之分故以此別之也

疏正義

曰此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跖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趨也孟子曰至間也者孟子言人之雞鳴而起孳孳勤篤於爲善者乃爲舜之徒黨也如雞鳴而起孳孳但勤篤於爲利者乃爲盜跖之徒也儻言欲知舜與盜跖爲君子小人之分別無他事焉特一趨於利一趨於善之間而已。注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云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楊子

楊朱也為我為已也拔已一
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為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

天下為之 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 子莫執中

子莫魯之賢人也其 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

也 執中和近聖人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權執 所惡執

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所以惡執一者

一知而廢 疏 孟子至百也○正義曰此章楊墨放蕩子莫

百道也 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止唯義所

在者也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至為

之孟子謂楊朱所取以為已雖拔已之一毛以利天下且不

為也墨翟兼愛他人雖摩突其頂而至於踵而利天下且以

為之子莫執一子莫魯賢人言子莫執中和之性而不專一

者也以其無為已兼愛之過而已故曰執中為近之言子莫

執中為近聖人之道者也如執中而不知權變但若執一介

之人不知時變者也然而所以惡疾其執一者是為其有以

賊害其道也是若知舉一道而廢其百道也故曰執中無權

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舉一而廢其百也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

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饑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

性令人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為利

欲所害亦猶飢渴得之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

人不為憂矣人能守正不為邪利所害雖謂富貴之事不及逮人猶為君子不為善人所憂患也

疏孟子至憂矣。正義曰此章言飢不妄食忍情節欲賤不失道不為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者也孟子曰飢

者甘食至不為憂矣孟子言人之飢餓則易為食故以甘之

渴者易為飲故以甘之然而不得飲食味之正者也以其但

為飢渴害其本性耳豈獨飲食於口腹為有飢渴以害之言

人心亦皆有以害之也以其利慾害之故也人能無以飢渴

之害為心之害則所養不及於人亦不足為可憂矣蓋無以

飢渴為心害則孟子以飢渴之害亦猶利欲之害故假託而

言之也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大也柳下惠執弘

大之志不恥汚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貴為賤者

也孟子言柳下惠不以三公之榮位而移易已之大志也以其所守之介在道而已是所以不羞小官者焉今夫三公者乃百僚之師師也人臣之位極者也衣則服袞圭則執桓圭而世之所謂富貴崇顯者無以過也

孟子曰

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軻而不及泉猶為棄

井也

有為為仁義也軻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有為者能於中道而盡棄前行者也

疏

正義曰此

章言為仁由已必在究之九軻而輟無益成功者也孟子曰今之有為之道者譬如掘井者也掘井至九軻之深而不及泉則止之是棄其前掘井之功者也喻為仁義之道而不及之則止而不為是亦棄其仁義之道者也孔子曰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與此同意○注軻八尺也○正義曰案釋云七尺曰軻

孟子曰堯舜性之

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

也假之假仁以正諸侯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五霸而能久假仁義

譬如假物久而不歸

疏

孟子至非有也。正義曰此章言

安知其不真有也

疏

仁在性體而行仁本性之自然者

也湯武利而行仁視之若身也五霸強而行仁則力假之而

已然而久假而行之而不歸止安知其非真有也楊子曰假

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亦同其旨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

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

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丑怪伊尹賢者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

而放其君何也

之志則篡也

人臣秉忠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

見間乘利篡心

疏

公孫至篡也。正義曰此章言憂國忘

乃生何可放也

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

有焉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也公孫丑問孟子謂伊尹有言我

不邇于順己者故放太甲于桐宮而民心大悅及太甲悔改

其過而歸賢則伊尹又迎而反之以復君位商民大悅且賢

者之爲人臣也其君有不賢者則固可以放之與孟子對曰

如賢者有伊尹愛君之志則可以放君如無伊尹秉忠心
以愛君則放君而生篡奪君位之心者也以爲不可矣 公

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詩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則謂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何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

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

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移其習俗身安國富而

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爲不可以食祿 疏 正義曰此章言君

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過者化又何素餐

之謂也公孫丑問孟子曰魏國伐檀之詩有云不素餐兮言

無功而食謂之素餐然而君子有不自耕而食祿者是如之

何孟子對之曰君子居處此國其君任用之則安富尊榮言
安國保其尊榮子弟從之則能孝悌忠信是則不素餐兮誰
有大於此者言何爲而不可食祿。注魏國伐檀之篇。正
義曰此詩蓋刺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齊

子名塾也問士當何事爲事者耶

孟子曰尙志

尙貴也士當貴上於用志也

曰何

謂尙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

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

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言志之所尙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取

非有者爲仁義欲知其所當居者仁

疏

王子至備矣。正義曰此章言人當

爲士所由者義爲貴大人之事備矣

義曰此章言人當

尙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者也王

子塾問曰士何事者王子塾齊王之子名塾也問孟子曰爲

士者當以何事爲尙也孟子曰尙志孟子答之曰爲士者當

以志爲尙也曰何謂尙志王子又問孟子何以謂之尙志曰

仁義而已矣至大人之事備矣孟子又答之曰尙志則以仁

義而已矣言能以仁義爲尙則爲尙志也如殺一人之無罪

是爲非仁也非己之所有而取求之是爲非義也如此非仁

非義者亦以所居有惡疾在於仁所行有惡疾在於義是也

如仁以爲居義以爲行則大人之事亦備矣

此孟子所以欲使王子塾於無過之地也

孟子曰仲

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

豆羹之義也

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爲廉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爲仲子

之義若上章所道簞食豆羹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也

人莫大焉亡親戚

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人當以禮義爲正陳

仲子避兄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

疏

孟子曰至奚可哉正義曰此章言事

有輕重行有大小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之聞者也孟

子言陳仲子以不義雖與之齊國之大而且不受國人皆信

之以爲廉是爲舍簞食豆羹之小義也人之所尙當以莫大

爲尙焉者是其知以親戚君臣上下之敘者也今陳仲子避

兄離母處於陵而不仕是棄親戚君臣上下之大分爾徒取

其辭受之小節而已而信廉之大又安可哉以其非義之本

耳宜孟子以是聞之。注陳仲子至

受之也。正義曰此於前篇已說矣

桃應問曰舜爲天

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問臯陶爲士官

主執罪人瞽瞍惡暴而殺人則臯陶何如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孟子曰臯陶執之耳

然則舜不禁與

桃應以舜爲天子使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

曰夫舜惡得

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爲

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應問舜爲之將如何

曰舜視棄

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

訢然樂而忘天下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屣蹠蹠草履也敝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

終身訢然忽忘天下

疏

桃應至天下正義曰此章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虞

下之爲至貴也

疏

孟子之言揆聖意者也桃應問曰舜爲天子

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問孟子曰舜爲天子

命臯陶爲士官以執罪人舜父瞽瞍殺人則臯陶之士當如

何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孟子荅之但當執而不縱也然則

舜不禁與桃應問曰如是則舜爲天子使有司執其父而不

禁之耶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孟子又荅之曰

禁之耶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孟子又荅之曰

夫舜豈得而禁止之哉夫以其法有所受之而已然則舜如之何桃應問曰如是舜不敢禁止臯陶無執其父則舜將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至忘天下孟子又荅之曰舜視天下如捐棄敝屣而不惜也必將竊負戴其父而逃循海濱而處以逃之且終身訢然樂而忘去天下是以舜得天下不足解憂惟順父母可以解憂也

孟子自范之

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

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

儀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齊謂諸弟子喟然嘆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氣下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與王子豈非盡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是也

疏

正義曰趙云此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王子殊於衆品者也孟子嘗自范邑見齊

王之子儀體聲氣高爽不與人同乃往歸齊而於弟子之間喟然嘆息之曰夫居足以移易人之氣所養足以移易人之體以其王子之儀體聲氣如是者亦以所居所養之大移之使然也大哉居乎言人當慎所居以仁爲廣居凡衆之人豈

非盡人之子與言齊王之子亦人之子也凡人亦人子也下文觀宜合此章

孟子曰王子宮

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

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言王子宮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

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況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

魯君之宋呼

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

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垤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

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

疏

正義曰此章宜與上章合而爲一不當分而爲二也孟子

肯夜開故君自發聲耳

言王子所居宮室與車馬之乘衣服之飾是皆與人同所用

之也然而王子若彼儀體聲氣高涼者必其居勢位使之如

是與人不同耳言王所居勢位能如此而況居天下之廣居

以仁爲居者乎且以魯國之君往宋乃呼於垤澤之門守者

曰此非吾君之身也何其呼聲似其呼聲似我君也言大亦

無他事異焉亦以皆居尊勢故其聲之如是相似也垤澤宋

無他事異焉亦以皆居尊勢故其聲之如是相似也垤澤宋

城門之名守者監門之官也是言能以大人之所居者處已而與大人相似者也

孟子曰食而

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

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人之交接

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

疏

正義曰此章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

謂敬愛者也孟子言人之交接但飲食爲備而歡意弗加者非以愛相接者也是爲豕交之也犬馬者人所愛而畜養者也如愛誠雖至而敬心弗加者是謂愛而弗敬以爲獸畜之也然而恭敬者是幣帛之禮未行之也蓋以恭敬爲先而幣帛從之也如恭敬而無幣帛之實以將之是又君子不可以虛拘矣以其禮不可以徒虛而行何必以恭敬修於內而爲之本幣帛以將之而爲之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

人然後可以踐形

形謂君子體貌尊嚴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